舊唐書/卷13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馬燧　渾瑊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三十五
列傳第八十五　盧杞　白志貞　裴延齡　韋渠牟　李齊運　李實　韋執誼　王叔文　程異　皇甫鎛

► 竇參　齊映　劉滋　盧邁　崔損　齊抗

盧杞

盧杞，字子良，故相懷慎之孫。父奕，天寶末為東臺御史中丞；洛城為安祿山所陷，奕守司而遇害。杞以門廕，解褐清道率府兵曹。朔方節度使仆固懷恩辟為掌書記、試大理評事、監察御史，以病免。入補鴻臚丞，遷殿中侍御史、膳部員外郎，出為忠州刺史。至荊南，謁節度使衛伯玉，伯玉不悅。杞移病歸京師，歷刑部員外郎、金部吏部二郎中。

杞貌陋而色如藍，人皆鬼視之。不恥惡衣糲食，人以為能嗣懷慎之清節，亦未識其心。頗有口辯。出為虢州刺史。建中初，徵為御史中丞。時尚父子儀病，百官造問，皆不屏姬侍。及聞杞至，子儀悉令屏去，獨隱几以待之。杞去，家人問其故，子儀曰：「杞形陋而心險，左右見之必笑。若此人得權，即吾族無類矣。」及居糾彈顧問之地，論奏稱旨，遷御史大夫。旬日，為門下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。既居相位，忌能妒賢，迎吠陰害，小不附者，必致之於死，將起勢立威，以久其權。楊炎以杞陋貌無識，同處臺司，心甚不悅，為杞所譖，逐於崖州。德宗幸奉天，崔寧流涕論時事，杞聞惡之，譖於德宗，言寧與硃泚盟誓，故至遲回，寧遂見殺。惡顏真卿之直言，令奉使李希烈，竟歿於賊。初，京兆尹嚴郢與楊炎有隙，杞乃擢郢為御史大夫以傾炎；炎既貶死，心又惡郢，圖欲去之。宰相張鎰忠正有才，上所委信，杞頗惡之。會硃滔、硃泚弟兄不睦，有泚判官蔡廷玉者離間滔，滔論奏，請殺之。廷玉既貶，殿中侍御史鄭詹遣吏監送，廷玉投水而卒。

杞因奏曰：「恐硃泚疑為詔旨，請三司按鞫詹；又御史所為，稟大夫命，並令按郢。」詹與張鎰善，每伺杞晝眠，輒詣鎰，杞知之。他日，杞假寢佯熟，伺詹果來，方與鎰語，杞遽至鎰閣中，詹趨避杞，杞遽言密事，鎰曰：「殿中鄭侍御在此。」杞佯愕曰：「向者所言，非他人所宜聞。」時三司使方按詹、郢，獄未具而奏殺詹，貶郢為驩州刺史。鎰尋罷相，出鎮鳳翔。其陰禍賊物如此。李揆舊德，慮德宗復用，乃遣使西蕃，天下無不扼腕痛憤，然無敢言者。戶部侍郎、判度支杜佑，甚承恩顧，為杞媒孽，貶饒州刺史。

初，上即位，擢崔祐甫為相，頗用道德寬大，以弘上意，故建中初政聲藹然，海內想望貞觀之理；及杞為相，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。初，李希烈請討梁崇義，崇義誅而希烈叛，盡據淮右、襄、鄧之郡邑。恆州李寶臣死，其子惟嶽邀節鉞，遂與田悅締結以抗王師，由是河北、河南連兵不息。度支使杜佑計諸道用軍月費一百余萬貫，京師帑廩不支數月；且得五百萬貫，可支半歲，則用兵濟矣。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，贊亦無計可施，乃與其黨太常博士韋都賓等謀行括率，以為泉貨所聚，在於富商，錢出萬貫者，留萬貫為業，有余，官借以給軍，冀得五百萬貫。上許之，約以罷兵後以公錢還。敕即下，京兆少尹韋禎督責頗峻，長安尉薛萃荷校乘車，搜人財貨，意其不實，即行搒箠，人不勝冤痛，或有自縊而死者，京師囂然如被賊盜。都計富戶田宅奴婢等估，才及八十八萬貫。又以僦櫃納質積錢貨貯粟麥等，一切借四分之一，封其櫃窖，長安為之罷市，百姓相率千萬眾邀宰相於道訴之。杞初雖慰諭，後無以遏，即疾驅而歸。計僦質與借商，才二百萬貫。德宗知下民流怨，詔皆罷之，然宿師在野，日須供饋。

明年六月，趙贊又請稅間架、算除陌。凡屋兩架為一間，分為三等：上等每間二千，中等一千，下等五百。所由吏秉筆執籌，入人第舍而計之。凡沒一間，杖六十，告者賞錢五十貫文。除陌法，天下公私給與貿易，率一貫舊算二十，益加算為五十，給與物或兩換者，約錢為率算之。市主人牙子各給印紙，人有買賣，隨自署記，翌日合算之。有自貿易不用市牙子者，驗其私簿，投狀自其有私簿投狀。其有隱錢百，沒入；二千，杖六十；告者賞錢十千，出於其家。法既行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，率多隱盜，公家所入，百不得半，怨讟之聲，囂然滿於天下。及十月，涇師犯闕，亂兵呼於市曰：「不奪汝商戶僦質矣！不稅汝間架除陌矣！」是時人心悉怨，涇師乘間謀亂，奉天之奔播，職杞之由。故天下無賢不肖，視杞如仇。

德宗在奉天，為硃泚攻圍，李懷光自魏縣赴難。或謂王翃、趙贊曰：「懷光累嘆憤，以為宰相謀議乖方，度支賦斂煩重，京尹刻薄軍糧，乘輿播遷，三臣之罪也。今懷光勛業崇重，聖上必開襟布誠，詢問得失，使其言入，豈不殆哉！」翃、贊白於杞，杞大駭懼，

從容奏曰：「懷光勛業，宗社是賴。臣聞賊徒破膽，皆無守心。若因其兵威，可以一舉破賊；今若許其朝覲，則必賜宴，賜宴則留連，使賊得京城，則從容完備，恐難圖之。不如使懷光乘勝進收京城，破竹之勢，不可失也。」帝然之，乃詔懷光率眾屯便橋，克期齊進。懷光大怒，遂謀異志，德宗方悟為杞所構。物議喧騰，歸咎於杞，乃貶為新州司馬，白誌貞恩州司馬，趙贊為播州司馬。

遇赦，移吉州長史。在貶所謂人曰：「吾必再入用。」是日，上果用杞為饒州刺史。給事中袁高宿直，當草杞制，遂執以謁宰相盧翰、劉從一曰：「杞作相三年，矯誣陰賊，排斥忠良，朋附者亥　唾立至青雲，睚眥者顧盼已擠溝壑。傲很背德，反亂天常，播越鑾輿，瘡痍天下，皆杞之為也。幸免誅戮，唯示貶黜，尋已稍遷近地，更授大郡，恐失天下望，惟相公執奏之，事尚可救。」翰、從一不悅，遂改命舍人草制。明日詔下，袁高執奏曰：「盧杞為政，極恣兇惡，三軍將校，願食其肉，百辟卿士，嫉之若仇。」諫官趙需、裴佶、宇文炫、盧景亮、張薦等上疏曰：「伏以吉州長史盧杞，外矯儉簡，內藏奸邪，三年擅權，百揆失序，惡直醜正，亂國殄人，天地神祇所知，蠻夷華夏同棄。伏惟故事，皆得上聞，自杞為相，要官大臣，動逾月不敢奏聞，百僚惴惴，常懼顛危。及京邑傾淪，皇輿播越，陛下炳然覺悟，出棄遐荒，制曰：『忠讜壅於上聞，朝野為之側目。』由是忠良激勸，內外歡欣；今復用為饒州刺史，眾情失望，皆謂非宜。臣聞君之所以臨萬姓者，政也；萬姓之所以載君者，心也。倘加巨奸之寵，必失萬姓之心，乞回聖慈，遽輟新命。」疏奏不答。諫官又論曰：「盧杞蒙蔽天聽，隳紊朝典，致亂危國，職杞之由，可謂公私巨蠹，中外棄物。自聞再加擢用，忠良痛骨，士庶寒心。臣昨者瀝肝上聞，冒死不恐，冀回宸睠，用快群情；至今拳拳，未奉聖旨，物議騰沸，行路驚嗟。人之無良，一至於此。伏乞俯從眾望，永棄奸臣。幸免誅夷，足明恩貸；特加榮寵，恐造禍階。臣等忝列諫司，今陳狂瞽。」給事中袁高堅執不下，乃改授澧州別駕。翌日延英，上謂臣曰：「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，可乎？」李勉對曰：「陛下授杞大郡亦可，其如兆庶失望何？」上曰：「眾人論杞奸邪，朕何不知？」勉曰：「盧杞奸邪，天下人皆知；唯陛下不知，此所以為奸邪也！」德宗默然良久。散騎常侍李泌復對，上曰：「盧杞之事，朕已可袁高所奏，如何？」泌拜而言曰：「累日外人竊議，以陛下同漢之桓、靈；臣今親承聖旨，乃知堯、舜之不迨也！」德宗大悅，慰勉之。杞尋卒於澧州。

子元輔，字子望，少以清行聞於時。進士擢第，授崇文館校書郎。德宗思杞不已，乃求其後，特恩拜左拾遺，再遷左司員外郎，歷杭、常、絳三州刺史。以課最高，征為吏部郎中，遷給事中，改刑部侍郎。自兵部侍郎出為華州刺史、潼關防禦、鎮國軍等使，復為兵部侍郎。元輔自祖至曾，以名節著於史冊。元輔簡絜貞方，綽繼門風，歷踐清貫，

人亦不以父之醜行為累，人士歸美。大和三年八月卒，時年五十六。

白誌貞

白誌貞者，太原人，本名琇珪。出於胥吏，事節度使李光弼，小心勤恪，動多計數，光弼深委信之，帳中之事，與琇珪參決。代宗素知之，光弼薨後，用為司農少卿，遷太卿，在寺十余年。德宗嘗召見與語，引為腹心，遂用為神策軍使、檢校左散騎常侍、兼御史大夫，賜名誌貞。善伺候上意，言無不從。

建中四年，李希烈陷汝州，命誌貞為京城召募使。時尚父子儀端王傅吳仲孺家財巨萬，以國家召募有急，懼不自安，乃上表請以子弟率奴客從軍，德宗嘉之，超授五品官。由是誌貞請令節度、觀察、團練等使並嘗為是官者，令家出子弟甲馬從軍，亦與其男官。是時豪家不肖子幸之，貧而有知者苦之。自是京師人心搖震，不保家室。時禁軍募致，悉委誌貞，兩軍應赴京師，殺傷殆盡，都不奏聞，皆以京師沽販之徒以填其闕。其人皆在市廛，及涇師犯闕，詔誌貞以神策軍拒賊，無人至者，上無以禦寇，乃圖出幸。時令狐建以龍武軍四百人從駕至奉天，仍以誌貞為行在都知兵馬使。聞李懷光至，恐暴揚其罪，乃與盧杞同沮懷光入朝，眾議喧沸，言致播遷，盧杞、誌貞之罪也。故與杞同貶，遇赦量移閬州別駕。貞元二年，遷果州刺史，宰臣李勉及諫官表疏論列，言誌貞與盧杞罪均，未宜敘用，固執不許，凡旬日，方下其詔。貞元三年，遷潤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、浙西觀察使。是年六月卒。

裴延齡

裴延齡，河東人。父旭，和州刺史。延齡，乾元末為汜水縣尉，遇東都陷賊，因寓居鄂州，綴緝裴駰所註《史記》之闕遺，自號小裴。後華州刺史董晉辟為防禦判官；黜陟使薦其能，調授太常博士。盧杞為相，擢為膳部員外郎、集賢院直學士，改祠部郎中。崔造作相，改易度支之務，令延齡知東都度支院。及韓滉領度支，召赴京，守本官，延齡不待詔命，遽入集賢院視事。宰相延賞惡其輕率，出為昭應令，與京兆尹鄭叔則論辨是非，攻訐叔則之短。時李泌為相，厚於叔則；中丞竇參恃恩寵，惡泌而佑延齡。叔則坐貶為永州刺史，延齡改著作郎。竇參尋作相，用為太府少卿，轉司農少卿。貞元八年，班宏卒，以延齡守本官，權領度支。自揣不通殖貨之務，乃多設鉤距，召度支老吏與謀，以求恩顧，乃奏云：「天下每年出入錢物，新陳相因，常不減六七千萬貫，唯有一庫，差舛散失，莫可知之。請於左藏庫中分置別庫：欠、負、耗、剩等庫及季庫、月庫，納

諸色錢物。」上皆從之。且欲多張名目以惑上聽，其實於錢物更無增加，唯虛費簿書、人吏耳。

其年，遷戶部侍郎、判度支，奏請令京兆府以兩稅青苗錢市草百萬圍送苑中。宰相陸贄、趙憬議，以為：「若市送百萬圍草，即一府百姓，自冬歷夏，般載不了，百役供應，須悉停罷，又妨奪農務。請令府縣量市三二萬圍，各貯側近處，他時要即支用。」京西有汙池卑濕處，時有蘆葦生焉，亦不過數畝，延齡乃奏曰：「廊馬冬月合在槽櫪秣飼，夏中即須牧放。臣近尋訪知長安、咸陽兩縣界有陂池數百頃，請以為內廊牧馬之地；且去京城十數里，與苑廊中無別。」上初信之，言於宰相，對曰：「恐必無此。」上乃差官閱視，事皆虛妄，延齡既慚且怒。又誣奏李充為百姓妄請積年和市物價，特敕令折填，謂之「底折錢」。嘗因奏對請積年錢帛以實帑藏，上曰：「若為可得錢物？」延齡奏曰：「開元、天寶中，天下戶僅千萬，百司公務殷繁，官員尚或有闕；自兵興已來，戶口減耗大半，今一官可兼領數司。伏請自今已後，內外百司官闕，未須補置，收其闕官祿俸，以實帑藏。」

後因對事，上謂延齡曰：「朕所居浴堂院殿一柧，以年多之故，似有損蠹，欲換之未能。」對曰：「宗廟事至重，殿柧事至輕。況陛下自有本分錢物，用之不竭。」上驚曰：「本分錢何也？」對曰：「此是經義證據，愚儒常材不能知，陛下正合問臣，唯臣知之。準《禮經》，天下賦稅當為三分：一分充乾豆，一分充賓客，一分充君之庖廚。乾豆者，供宗廟也。今陛下奉宗廟，雖至敬至嚴，至豐至厚，亦不能一分財物也。只如鴻臚禮賓、諸國蕃客，至於回紇馬價，用一分錢物，尚有贏羨甚多。況陛下禦膳宮廚皆極簡儉，所用外分賜百官充俸料、飧錢等，猶未能盡。據此而言，庖廚者之余，其數尚多，皆陛下本分也。用修數十殿亦不合疑慮，何況一柧。」上曰：「經義如此，人總不曾言之。」頷之而已。又因計料造神龍寺，須長五十尺松木，延齡奏曰：「臣近於同州檢得一谷木，可數千條，皆長八十尺。」上曰：「人言開元、天寶中側近求覓長五六十尺木，尚未易，須於嵐、勝州采市，如今何為近處便有此木？」延齡奏曰：「臣聞賢材、珍寶、異物，皆在處常有，但遇聖君即出見。今此木生關輔，蓋為聖君，豈開元、天寶合得有也！」

時陸贄秉政，上素所禮重，每於延英極論其誕妄，不可令掌財賦。德宗以為排擯，待延齡益厚。贄上書疏其失曰：

前歲秋首，班宏喪亡，特詔延齡繼司邦賦。數日之內，遽銜功能，奏稱，「勾獲隱欺，計錢二十萬貫，請貯別庫以為羨余，供禦所須，永無匱乏。」陛下欣然信納，因謂委任

得人。既賴盈余之財，稍弘心意之欲，興作浸廣，宣索漸多。延齡務實前言，且希睿旨，不敢告闕，不敢辭難。勾獲既是虛言，無以應命；供辦皆承嚴約，苟在及期。遂乃搜求市廛，豪奪入獻；追捕夫匠，迫脅就功。以敕索為名，而不酬其直；以和雇為稱，而不償其傭。都城之中，列肆為之晝閉；興役之所，百工比於幽囚。聚詛連郡，遮訴盈路，持綱者莫敢致詰，巡察者莫敢為言。時有訐而言之，翻謂黨邪醜直。天子穀下，囂聲沸騰，四方觀瞻，何所取則。傷心於止，斂怨於人，欺天陷君，遠近危懼，此其罪之大者也。

總制邦用，度支是司；出納貨財，太府攸職。凡是太府出納，皆稟度支文符，太府依符以奉行，度支憑案以勘覆，互相關鍵，用絕奸欺。其出納之數，則每旬申聞；見在之數，則每月計奏。皆經度支勾覆，又有御史監臨，旬旬相承，月月相繼。明若指掌，端如貫珠，財貨多少，無容隱漏。延齡務行邪諂，公肆誣欺，遂奏雲「左藏庫司多有失落，近因檢閱使置簿書，乃於糞土之中收得十三萬兩，其匹段雜貨又百萬有余，皆是文帳脫遺，並同已棄之物。今所收獲，即是羨余，悉合移入雜庫，以供別敕支用者。」其時特宣進止，並依所奏施行。太府卿韋少華抗疏上陳，殊不引伏，確稱「每月申奏，皆是見在數中，請令推尋，足驗奸詐。」兩司既有論執，理須詳辦是非，陛下縱其妄欺，不加按問。以在庫之物為收獲之功，以常賦之財為羨余之費，罔上無畏，示人不慚，此又罪之大者也。

國家府庫，出納有常，延齡險猾售奸，詭譎求媚，遂於左藏之內，分建六庫之名，意在別貯贏余，以奉人主私欲。曾不知王者之體，天下為家，國不足則取之於人，人不足則資之於國，在國為官物，在人為私財，何謂贏余，須別收貯？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，暴法以刻削私財，舍此二途，其將安取？陛下方務崇信，不加檢裁，姑務保持，曾無詰責。延齡謂能蔽惑，不復懼思，奸威既沮於四方，憸態復行於內府。由是蹂躪官屬，傾倒貨財，移東就西，便為課績，取此適彼，遂號羨余，愚弄朝廷，有同兒戲。

夫理天下者，以義為本，以利為末，以人為本，以財為末，本盛則其末自舉，末大則其本必傾。自古及今，德義立而利用不豐，人庶安而財貨不給，因以喪邦失位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曰：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」「有德必有人，有土必有土，有人必有財。」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？」蓋謂此也。自古及今，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，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，因以興邦固位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曰：「財散則人聚，財聚則人散。」「與其有聚斂之臣，寧有盜臣。」無令侵削兆人，為天子取怨於下也。且陛下初膺寶歷，誅翦群兇，師旅繁興，征求浸廣，榷算侵剝，下無聊生。是以涇原叛徒，乘人怨咨，白

晝犯闕，都邑甿庶，恬然不驚，反與賊眾相從，比肩而入宮殿。雖蚩蚩之性，靡所不為，然亦由德澤未浹，而暴令驅之，以至於是也。於時內府之積，尚如丘山，竟資兇渠，以餌貪卒，此則陛下躬睹之矣。是乃失人而聚貨，夫何利之有焉！

車駕既幸奏天，逆泚旋肆圍逼，一壘之內，萬乘所屯，窘如涸流，庶物空匱。嘗欲發一健步出覘賊軍，其人懇以苦寒為辭，跪奏乞一襦袴，陛下為之求覓不致，竟閔默而遣之。又嘗宮壺之中，服用有闕，聖旨方戎事為急，不忍重煩於人，乃剝親王飾帶之金，賣以給直。是時行從將吏，赴難師徒，蒼黃奔馳，鹹未冬服，漸屬凝冱，且無薪蒸，饑凍內攻，矢石外迫。晝則荷戈奮迅，夜則映堞呻吟，淩風颼颼，冒霜雪，逾四旬而眾無攜貳，卒能走強賊、全危城者，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？唯以不厚其身，不藏其貨，與眾庶同其憂患，與士伍共其有無，乃能使人捐軀命而扞寇仇，餒之不離，凍之不憾，臨危而不易其守，見死而不去其君，所謂「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」，此其效也。

及乎重圍既解，諸路稍通，賦稅漸臻，貢獻繼至，乃於行宮外廡之下，別置瓊林、大盈之司。未賞功勞，遽私賄玩，甚沮惟新之望，頗攜死義之心，於是輿誦興譏，而軍士始怨矣。財聚人散，不其然乎！旋屬蟊賊內興，翠華南狩，奉天所積財貨，悉復殲於亂軍。即遷岷、梁，日不暇給，獨憑大順，遂復皇都。是知天子者，以得人為資，以蓄義為富，人苟歸附，何患蔑資？義苟修崇，何憂不富？豈在貯之內府，方為己有哉！故藏於天下者，天子之富也；藏於境內者，諸侯之富也；藏於囷倉篋櫝者，農夫、商賈之富也。奈何以天子之貴，海內之富，面猥行諸侯之棄德，守農商之鄙業哉！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，則建中之取既無成矣；若謂多積可以為己有，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；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，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；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，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！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，成中興之功者，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誌，有罪己悔懼之辭，罷息誅求，敦尚節儉，渙發大號，與人更新；故靈祇感陛下之誠，臣庶感陛下之意，釋憾回慮，化危為安。陛下亦當為宗廟社稷建不拔之永圖，為子孫黎元立可久之休業，懲前事徇欲之失，復日新盛德之言；豈宜更縱憸邪，復行克暴，事之追悔，其可再乎！

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，墮其奸計，以為搏噬拏攫，怨集有司，積聚豐盈，利歸君上，是又大謬，所宜慎思。夫人主昏明，系於所任，咎繇、夔、契之道長，而虞舜享浚哲之名；皇甫、枭、梟之嬖行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。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，而災患不及邦國者乎！譬猶操兵以刃人，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；畜蠱以殃物，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畜之家；理有必然，不可不察。

臣伏慮陛下以延齡之進，獨出宸衷，延齡之言，多順聖旨，今若以罪置辟，則似為眾所擠，故欲保持，用彰堅斷。若然，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美矣。其於改過勿吝、去邪勿疑之道，或未盡善。今希旨自默，浸以成風，獎之使言，猶懼不既，若又阻抑，誰當貢誠？或恐未亮斯言，請以一事為證。只如延齡兇妄，流布寰區，上自公卿近臣，下迨輿臺賤品，喧喧談議，億萬為徒，能以上言，其人有幾？陛下誠令親信博采輿詞，參較比來所聞，足鑒人間情偽。

臣以卑鄙，位當臺衡，既極崇高，又承渥澤。豈不知觀時附會，足保舊恩，隨眾沈浮，免貽厚責。謝病黜退，獲知幾之名；黨奸苟容，無見嫉之患。何急自苦，獨當豺狼，上違歡情，下餌讒口。良以內顧庸昧，一無所堪，夙蒙眷知，唯以誠直，綢繆帷扆，一紀於茲，聖慈既藩此見容，愚臣亦以此自負。從陛下歷播遷之危，睹陛下致興復之難，至今追思，猶為心悸；所以畏覆車而駭慮，懼毀室而悲鳴，蓋情激於衷，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！因事陳請，雖已頻煩，天聽尚高，未垂諒察，輒申悃款，以極愚誠。憂深故語煩，意懇故詞切，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，於陛下慮患之計則忠。糜軀奉君，所不敢避；沽名衒直，亦不忍為。願回睿聰，為國熟慮，社稷是賴，豈唯微臣。

書奏，德宗不悅，待延齡益厚。時鹽鐵轉運使張滂、京兆尹李充、司農卿李銛，以事相關，皆證延齡矯妄。德宗罷陸贄知政事，為太子賓客；滂、充、銛悉罷職左遷。

十一年春暮，上數畋於苑中，時久旱，人情憂惴，延齡遽上疏曰：「陸贄、李充等失權，心懷怨望，今專大言於眾曰：『天下炎旱，人庶流亡，度支多欠闕諸軍糧草。』以激怒群情。」後數日，上又幸苑中，適會神策軍人訴度支欠廄馬芻草。上思延齡言，即時回駕，下詔斥逐贄、充、滂、銛等，朝廷中外惴恐。延齡謀害在朝正直之士，會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閤切諫，事遂且止。贄、充等雖已貶黜，延齡憾之未已，乃掩捕李充腹心吏張忠，捶掠楚痛，令為之詞，雲「前後隱沒官錢五十余萬貫，米麥稱是，其錢物多結托權勢，充妻常於犢車中將金寶繒帛遺陸贄妻。」忠不勝楚毒，並依延齡教抑之辭，具於款占。忠妻、母於光順門投匭訴冤，詔御史臺推問，一宿得其實狀，事皆虛，乃釋忠。延齡又奏京兆府妄破用錢穀，請令比部勾覆，以比部郎中崔元嘗為陸贄所黜故也。及崔元勾覆錢穀，又無交涉。延齡既銳意以苛刻剝下附上為功，每奏對際，皆恣騁詭怪虛妄，他人莫敢言者，延齡言之不疑，亦人之所未嘗聞。德宗頗知其誕妄，但以其敢言無隱，且欲訪聞外事，故斷意用之。延齡恃之，謂必得宰相，尤好慢罵，毀詆朝臣，班行為之側目。及臥病，載度支官物置於私家，亦無敢言者。貞元十二年卒，時年六十九。延齡死，中外相賀，唯德宗悼惜不已，冊贈太子少保。

韋渠牟

韋渠牟，京兆萬年人。六代祖範，魏西陽太守，後周封鄖城公。渠牟少慧悟，涉覽經史。初為道士，後為僧。興元中，韓滉鎮浙西，奏授試秘書郎，累轉四門博士。

貞元十二年四月，德宗誕日，禦麟德殿，召給事中徐岱、兵部郎中趙需、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道士萬參成、沙門譚延等十二人，講論儒、道、釋三教。渠牟枝詞遊說，捷口水註；上謂其講耨有素，聽之意動。數日，轉秘書郎，奏詩七十韻，旬日，遷右補闕、內供奉，僚列初不有之。在延英既對宰相，多使中貴人召渠牟於官次，同輩始註目矣。歲終，遷右諫議大夫。時延英對秉政賦之臣，晝漏率下二三刻為常，渠牟奏事，率漏下五六刻，上笑語款狎，往往外聞。渠牟形神佻躁，無士君子器，誌向不根道德，眾雅知不能以正道開悟上意。

陸贄免相後，上躬親庶政，不復委成宰相，廟堂備員，行文書而已。除守宰、御史，皆帝自選擇。然居深宮，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齡、李齊運、王紹、李實、韋執誼洎渠牟，皆權傾相府。延齡、李實，奸欺多端，甚傷國體；紹無所發明；而渠牟名素輕，頗張恩勢以招趨向者，門庭填委。茅山處士崔芊征至闕下，鄭隨自山人再至補闕，馮伉自醴泉令為給事中、皇太子侍讀，皆渠牟延薦之。上既偏有所聽，浮薄率背本銜進，不復藏器蘊德，皆奔馳請謁，剸蹄甘辭以附渠牟。居無何，遷太府卿，賜金紫，又轉太常卿。貞元十七年卒，時年五十三，贈刑部尚書，仍謚曰忠。

李齊運

李齊運者，蔣王惲之孫也。解褐寧王府東閣祭酒，七遷至監察御史。江淮都統李峘辟為幕府，累轉工部郎中，為長安縣令，職事修理。歷京兆少尹、陝府長史。建中末，改河中尹、晉絳慈隰觀察使。時李懷光自山東卷甲奔難，晝夜倍道，比至河中，力疲，休兵三日，齊運傾力犒設，軍人皆悅。懷光既反，驅兵還保河中，齊運不能敵，棄城而走，除為京兆尹，兼御史大夫。時賊據京城，李晟軍東渭橋，齊運擾攘之中，征募工役，版築城壘，飛芻輓粟以應晟。收復之際，頗有力焉。

貞元中，蝗旱方熾，齊運無政術，乃以韓洄代之，改宗正卿，兼御史大夫、閑廄宮苑使。改檢校禮部尚書，兼殿中監。尋正拜禮部尚書，兼殿中監使如故。其後十余歲，宰臣內

殿對後，齊運常次進，貢其計慮，以決群議。齊運無學術，不知大體，但甘言取信而已。薦李錡為浙西觀察使，受賂數十萬計。舉李詞為湖州刺史，既而邑人告其贓犯，上以齊運故，不問而遣之。齊運被疾，歲余不能朝請，朝廷除授，往往降中人就宅咨決。末以妾衛氏為正室，身為禮部尚書，冕服以行其禮，人士嗤誚。貞元十二年卒，時年七十二，贈尚書左僕射。

李實

李實者，道王元慶玄孫。以廕入仕，六轉至潭州司馬。洪州節度使、嗣曹王皐辟為判官，遷蘄州刺史。皐為山南東道節度使，復用為節度判官、檢校太子賓客、員外郎。皐卒，新帥未至，實知留後，刻薄軍士衣食，軍士怨叛，謀殺之，實夜縋城而出，歸詣京師，用為司農少卿，加檢校工部尚書、司農卿。

貞元十九年，為京兆尹，卿及兼官如故。尋封嗣道王。自為京尹，恃寵強愎，不顧文法，人皆側目。二十年春夏旱，關中大歉，實為政猛暴，方務聚斂進奉，以固恩顧，百姓所訴，一不介意。因入對，德宗問人疾苦，實奏曰：「今年雖旱，谷田甚好。」由是租稅皆不免，人窮無告，乃徹屋瓦木，賣麥苗以供賦斂。優人成輔端因戲作語，為秦民艱苦之狀云：「秦城城池二百年，何期如此賤田園，一頃麥苗五碩米，三間堂屋二千錢。」凡如此語有數十篇。實聞之怒，言輔端誹謗國政，德宗遽令決殺，當時言者曰：「瞽誦箴諫，取其詼諧以托諷諫，優伶舊事也。設謗木，采芻蕘，本欲達下情，存諷議，輔端不可加罪。」德宗亦深悔，京師無不切齒以怒實。

故事，府官避臺官。實常遇侍御史王播於道，實不肯避，導從如常。播詰其從者，實怒，奏播為三原令，謝之日，庭詬之。陵轢公卿百執事，隨其喜怒，誣奏遷逐者相繼，朝士畏而惡之。又誣奏萬年令李眾，貶虔州司馬，奏虞部員外郎房啟代眾，升黜如其意，怙勢之色，謦然在眉睫間。故事，吏部將奏科目，奧密，朝官不通書問，而實身詣選曹迫趙宗儒，且以勢恐之。前歲，權德輿為禮部侍郎，實托私薦士，不能如意，後遂大錄二十人迫德輿曰：「可依此第之；不爾，必出外官，悔無及也。」德輿雖不從，然頗懼其誣奏。

二十一年，有詔蠲畿內逋租，實違詔征之，百姓大困，官吏多遭笞罰，剝割掊斂，聚錢三十萬貫，胥吏或犯者，即按之。有乞丐絲發固死；無者，且曰「死亦不屈」，亦杖殺之。京帥貴賤同苦其暴虐。順宗在諒陰逾月，實斃人於府者十數，遂議逐之，乃貶通州

長史。制出，市人皆袖瓦石投其首；實知之，由月營門自苑西出，人人相賀。後遇赦量移虢州，在道卒。

韋執誼

韋執誼者，京兆人。父洽，官卑。執誼幼聰俊有才，進士擢第，應制策高等，拜右拾遺，召入翰林為學士，年才二十余。德宗尤寵異，相與唱和歌詩，與裴延齡、韋渠牟等出入禁中，略備顧問。德宗載誕日，皇太子獻佛像，德宗命執誼為畫像贊，上令太子賜執誼縑帛以酬之。執誼至東宮謝太子，卒然無以藉言，太子因曰：「學士知王叔文乎？彼偉才也。」執誼因是與叔文交甚密。俄丁母憂，服闋，起為南宮郎。德宗時，召入禁中。

初，貞元十九年，補闕張正一因上書言事得召見，王仲舒、韋成季、劉伯芻、裴茝、常仲孺、呂洞等以嘗同官相善，以正一得召見，偕往賀之。或告執誼曰：「正一等上疏論君與王叔文朋黨事。」執誼信然之，因召對，奏曰：「韋成季等朋聚覬望。」德宗令金吾伺之，得其相過從飲食數度，於是盡逐成季等六七人，當時莫測其由。

及順宗即位，久疾不任朝政，王叔文用事，乃用執誼為宰相，乃自朝議郎、吏部郎中、騎都尉賜緋魚袋，授尚書左丞、同平章事，仍賜金紫。叔文欲專政，故令執誼為宰相於外，己自專於內。執誼既為叔文引用，不敢負情，然迫於公議，時時立異，密令人謝叔文曰：「不敢負約為異，欲共成國家之事故也。」叔文詬怒，遂成仇怨；執誼既因之得位，亦欲矛盾掩其跡。及憲宗受內禪，王伾、王叔文徒黨並逐，尚以執誼是宰相杜黃裳之婿，故數月後貶崖州司戶。初，執誼自卑官，常忌諱不欲人言嶺南州縣名。為郎官時，嘗與同舍詣職方觀圖，每至嶺南州，執誼遽命去之，閉目不視。及拜相，還所坐堂，見北壁有圖，不就省，七八日，試觀之，乃崖州圖也，以為不祥，甚惡之，不敢出口。及坐叔文之貶，果往崖州，卒於貶所。

王叔文

王叔文者，越州山陰人也。以棋待詔，粗知書，好言理道。德宗令直東宮。太子嘗與侍讀論政道，因言宮市之弊，太子曰：「寡人見上，當極言之。」諸生稱贊其美，叔文獨無言。罷坐，太子謂叔文曰：「向論宮市，君獨無言何也」？叔文曰：「皇太子之事上也，視膳問安之外，不合輒預外事。陛下在位歲久，如小人離間，謂殿下收取人情，則安能自解？」太子謝之曰：「苟無先生，安得聞此言？」由是重之，宮中之事，倚之裁

決。每對太子言，則曰：「某可為相，某可為將，幸異日用之。」密結當代知名之士而欲僥幸速進者，與韋執誼、陸質、呂溫、李景儉、韓曄、韓泰、陳諫、柳宗元、劉禹錫等十數人，定為死交；而淩準，程异，又因其黨以進；藩鎮侯伯，亦有陰行賂遺請交者。

德宗崩，已宣遺詔，時上寢疾久，不復關庶政，深居施簾帷，閹官李忠言、美人牛昭容侍左右，百官上議，自帷中可其奏。王伾常諭上屬意叔文，宮中諸黃門稍稍知之。其日，召自右銀臺門，居於翰林，為學士。叔文與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，請用為宰相。叔文因王伾，伾因李忠言，忠言因牛昭容，轉相結構。事下翰林，叔文定可否，宣於中書，俾執誼承奏於外。與韓泰、柳宗元、劉禹錫、陳諫、淩準、韓曄唱和，曰管，曰葛，曰伊，曰周，凡其黨僩然自得，謂天下無人。

叔文賤時，每言錢穀為國大本，將可以盈縮兵賦，可操柄市士。叔文初入翰林，自蘇州司功為起居郎，俄兼充度支、鹽鐵副使，以杜佑領使，其實成於叔文。數月，轉尚書戶部侍郎，領使、學士如故。內官俱文珍惡其弄權，乃削去學士之職。制出，叔文大駭，謂人曰：「叔文須時至此商量公事，若不帶此職，無由入內。」王伾為之論請，乃許三、五日一入翰林，竟削內職。叔文始入內廷，陰構密命，機形不見，因騰口善惡進退之。人未窺其本，信為奇才。及司兩使利柄，齒於外朝，愚智同曰：「城狐山鬼，必夜號窟居以禍福人，亦神而畏之；一旦晝出路馳，無能必矣。」

叔文在省署，不復舉其職事，引其黨與竊語，謀奪內官兵柄，乃以故將範希朝統京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，韓泰副之。初，中人尚未悟，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，且言方屬希朝，中人始悟兵柄為叔文所奪，中尉乃止諸鎮無以兵馬入。希朝、韓泰已至奉天，諸將不至，乃還。無幾，叔文母死。前一日，叔文置酒饌於翰林院，宴諸學士及內官李忠言、俱文珍、劉光奇等。中飲，叔文白諸人曰：「叔文母疾病，比來盡心戮力為國家事，不避好惡難易者，欲以報聖人之重知也。若一去此職，百謗斯至，誰肯助叔文一言者，望諸君開懷見察。」又曰：「羊士諤非毀叔文，欲杖殺之，而韋執誼懦不遂。叔文生平不識劉闢，乃以韋皐意求領三川，辟排門相幹，欲執叔文手，豈非兇人耶！叔文已令掃木場，將斬之，韋執誼苦執不可。叔文無以對。

叔文未欲立皇太子。順宗既久疾未平，群臣中外請立太子，既而詔下立廣陵王為太子，天下皆悅；叔文獨有憂色，而不敢言其事，但吟杜甫題諸葛亮祠堂詩末句云：「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。」因歔欷泣下，人皆竊笑之。皇太子監國，貶為渝州司戶，明年誅之。

王伾，杭州人。始為翰林侍書待詔，累遷至正議大夫、殿中丞、皇太子侍書。順宗即位，遷左散騎常侍，依前翰林待詔。

伾閽茸，不如叔文，唯招賄賂，無大志，貌寢陋，吳語，素為太子之所褻狎；而叔文頗任氣自許，粗知書，好言事，順宗稍敬之，不得如伾出入無間。叔文入止翰林，而伾入至柿林院，見李忠言、牛昭容等。然各有所主：伾主往來傳授；王叔文主決斷；韋執誼為文誥；劉禹錫、陳諫、韓曄、韓泰、柳宗元、房啟、淩準等謀議唱和，采聽外事。而伾與叔文及諸朋黨之門，車馬填湊，而伾門尤盛，珍玩賂遺，歲時不絕。室中為無門大櫃，唯開一竅，足以受物，以藏金寶，其妻或寢臥於上。與叔文同貶開州司馬。

王叔文最所重者，李景儉、呂溫。叔文用事時，景儉居喪於東都；呂溫使吐蕃，留半歲，叔文敗方歸。陸質為皇太子侍讀，尋卒。

伾、叔文既逐，詔貶其黨韓曄饒州司馬，韓泰虔州司馬，陳諫臺州司馬，柳宗元永州司馬，劉禹錫朗州司馬，淩準連州司馬，程异郴州司馬，韋執誼崖州司馬。

韓曄，宰相滉之族子，有俊才，依附韋執誼，累遷尚書司封郎中。叔文敗，貶池州刺史，尋改饒州司馬，量移汀州刺史，又轉永州卒。

陳諫至叔文敗，已出為河中少尹，自臺州司馬量移封州刺史，轉通州卒。

淩準，貞元二十年自浙東觀察判官、侍御史召入，王叔文與準有舊，引用為翰林學士，轉員外郎。坐叔文貶連州。準有史學，尚古文，撰《邠志》二卷。

韓泰，貞元中累遷至戶部郎中，王叔文用為範希朝神策行營節度行軍司馬。泰最有籌畫，能決陰事，深為伾、叔文之所重，坐貶，自虔州司馬量移漳州刺史，遷郴州。

柳宗元、劉禹錫自有傳。

程异

程异，京兆長安人。嘗侍父疾，鄉里以孝悌稱。明經及第，釋褐揚州海陵主簿。登《開

元禮》科，授華州鄭縣尉。精於吏職，剖判無滯。杜確刺同州，帥河中，皆從為賓佐。

貞元末，擢授監察御史，遷虞部員外郎，充鹽鐵轉運、揚子院留後。時王叔文用事，由逕放利者皆附之，异亦被引用。叔文敗，坐貶岳州刺史，改郴州司馬。元和初，鹽鐵使李巽薦異曉達錢穀，請棄瑕錄用，擢為侍御史，復為揚子留後，累檢校兵部郎中、淮南等五道兩稅使。异自悔前非，厲己竭節，江淮錢穀之弊，多所鏟革。入為太府少卿、太卿，轉衛尉卿，兼御史中丞，充鹽鐵轉運副使。

時淮西用兵，國用不足，异使江表以調征賦，且諷有土者以饒羨入貢，至則不剝下，不浚財，經費以贏，人頗便之。由是專領鹽鐵轉運使、兼御史大夫。十三年九月，轉工部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領使如故。議者以異起錢穀吏，一旦位冠百僚，人情大為不可。異自知叨據，以謙遜自牧，月餘日，不敢知印秉筆。异知西北邊軍政不理，建議置巡邊使，上問誰可使者，异請自行。議未決，無疾而卒，元和十四年四月也。贈左僕射，謚曰恭。异性廉約，歿官第，家無餘財，人士多之。

皇甫鎛

皇甫鎛，安定朝那人。祖鄰幾，汝州刺史。父愉，常州刺史。鎛貞元初登進士第，登賢良文學制科，授監察御史。丁母憂，免喪，坐居喪時薄遊，除詹事府司直。轉吏部員外郎、判南曹，凡三年，頗鈐制奸吏。改吏部郎中，三遷司農卿、兼御史中丞，賜金紫，判度支，俄拜戶部侍郎。時方討淮西，切於饋運，鎛勾剝嚴急，儲供辦集，益承寵遇，加兼御史大夫。

十三年，與鹽鐵使程异同日以本官同平章事，領使如故。 鎛雖有吏才，素無公望，特以聚斂媚上，刻削希恩。詔書既下，物情駭異，至於賈販無識，亦相嗤誚。宰相崔群、裴度以物議上聞，憲宗怒而不聽。度上疏乞罷知政事，因論之曰：

臣日昨於延英陳乞，伏奉聖旨，未遂愚衷。竊以上古明王聖帝，致理興化，雖由元首，亦在股肱。所以述堯、舜之道，則言稷、契、皐、夔；紀太宗、玄宗之德，則言房、杜、姚、宋。自古至今，未有不任輔弼而能獨理天下者。況今天下，異於十年已前，方驅駕文武，廓清寇亂，建升平之業，十已得八九。然華夏安否，系於朝廷，朝廷輕重，在於宰相。如臣駑鈍，夙夜戰兢，常以為上有聖君，下無賢臣，不能增日月之明，廣天地之德。遂使每事皆勞聖心，所以平賊安人，費力如此，實由臣輩不稱所職。方期陛下博采

物議，旁求人望，致之輔弼，責之化成；而乃忽取微人，列於重地，始則殿庭班列，相與驚駭，次則街衢市肆，相與笑呼。伏計遠近流聞，與京師無異。何者？天子如堂，宰臣如陛，陛高則堂高，陛卑則堂不得高矣，宰臣失人，則天子不得尊矣。

伏以陛下睿哲文明，唯在所授，凡所閱視，洞達無遺。所以比來選任宰相，縱道不周物，才不濟時，公望所歸，皆有可取。況皇甫鎛自掌財賦，唯事割剝，以苛為察，以刻為明。自京北、京西城鎮及百司並遠近州府，應是仰給度支之處，無不苦口切齒，願食其肉；猶賴臣等每加勸誡，或為奏論，庶事之中，抑令通濟。比者淮西諸軍糧料，所破五成錢，其實只與一成、兩成，士卒怨怒，皆欲離叛。臣到行營，方且慰喻，直其遷延不進，供軍漸難，俱能前行，必有優賞，以此約定，然後切勒供軍官，且支九月一日兩成已上錢，俱容努力，方將小安，不然必有潰散。今舊兵悉向淄青討伐，忽聞此人入相，則必相與驚擾，以為更有前時之事，則無告訴之憂。雖侵刻不少，然漏落亦多，所以罷兵之後，經費錢數一千三十萬貫，此事猶可。直以性惟狡詐，言不誠實，朝三暮四，天下共知，惟能上惑聖聰，足見奸邪之極。程异雖人品凡俗，然心事和平，處之煩劇，或亦得力，但升之相位，便在公卿之上，實亦非宜。如皇甫鎛，天下之人，怨入骨髓，陛下今日收為股肱，列在臺鼎，切恐不可，伏惟圖之。倘陛下納臣懇款，速賜移易，以副天下之望，則天下幸甚。伏聞李翛疾病，亦求入來，如浙西觀察使，且與亦得。

臣知一言出口，必犯天威，但使言行，甘心獲戾。今者臣若不退，天下之人謂臣有負恩寵；今退毀未許，言又不聽，如火燒心，若箭攢體。臣自無足惜，惜陛下今日事勢。何者？淮西蕩定，河北咸寧，承宗斂手削地，程權束身赴闕，韓弘輿疾討賊，此豈京師氣力能制其命，祇是朝廷處置能服其心。今既開中興，再造區夏，陛下何忍卻自破除，使億萬之眾離心，四方諸侯解體？凡百君子，皆欲慟哭。況陛下任臣之意，豈比常人；臣事陛下之心，敢同眾士？所以昧死重封以聞，如不足觀，臣當引領受責。陛下引一市肆商徒，與臣同列，在臣亦有何損，陛下實有所傷，不勝憤懣惶恐之至。

時憲宗以世道漸平，欲肆意娛樂，池臺館宇，稍增崇飾，而异、鎛探知上旨，數貢羨餘，以備經構，故帝獨排物議相之；見裴度疏，以為朋黨，竟不省覽。鎛知公議不可，益以巧媚自固，奏減內外官俸錢以贍國用；敕下，給事中崔祐封還詔書，其事方罷。時內出積年庫物付度支估價，例皆陳朽，鎛盡以善價買之，以給邊軍。羅縠繒彩，觸風斷裂，隨手散壞，軍士怨怒，皆聚而焚之。裴度奏事，因言邊軍焚賜之意，鎛因引其足奏曰：「此靴乃內庫出者，臣以俸二千買之，堅韌可以久服，所言不可用，皆詐也。」帝以為然，由是鎛益無忌憚。裴度有用兵伐叛之功，鎛心嫉之，與宰相李逢吉、令狐楚合勢擠

度出鎮太原。崔群有公望，為搢紳所重，屢言時政之弊，鎛惡之，因議憲宗尊號，乃奏曰：「昨群臣議上徽號，崔群於陛下惜『孝德』兩字。」憲宗怒，黜群為湖南觀察使。又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協為奸謀，薦引方士柳泌、僧大通，言可致長生。中尉吐突承璀恩寵莫二，鎛厚賂結其歡心，故及相位。

穆宗在東宮，備聞鎛之奸邪，及居諒闇，聽政之日，詔：「皇甫鎛器本凡近，性惟險狹，行靡所顧，文無可觀，雖早踐朝倫，而素乖公望。自掌邦計，屬當軍興，以剝下為徇公，既鼓眾怒；以矯跡為孤立，用塞人言。洎塵臺司，益蠹時政，不知經國之大體，不慮安邊之遠圖，三軍多凍餒之憂，百姓深雕瘵之弊。事皆罔蔽，言悉虛誣，遠近咸知，朝野同怨。而又恣求方士，上惑先朝，潛通奸人，罪在難舍。合加竄殛，以正刑章，俾黜遐荒，尚存寬典。」又詔曰：「山人柳泌輒懷左道，上惑先朝，固求牧人，貴欲疑眾，自知虛誕，仍便奔逃。僧大通醫方不精，藥術皆妄。既延禍釁，俱是奸邪，邦國固有常刑，人神所宜共棄，宜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。」

柳泌本曰楊仁力，少習醫術，言多誕妄。李道古奸回巧宦，與泌密謀求進，言之於皇甫鎛，因征入禁中。自雲能致靈藥，言：「天臺山多靈草，君仙所會，臣嘗知之，而力不能致。願為天臺長吏，因以求之。」起徒步為臺州刺史，仍賜金紫。諫官論奏曰：「列聖亦有好方士者，亦與官號，未嘗令賦政臨民。」憲宗曰：「煩一郡之力而致神仙長年，臣子於君父何愛焉！」由是莫取有言者。裴潾以極言被黜。泌到天臺，驅役吏民於山谷間，聲言采藥，鞭笞躁急。歲余一無所得，懼詐發獲罪，舉家入山谷。浙東觀察使追捕，送於京師，鎛與李道古懇保證之，必能可致靈藥，乃待詔翰林院。憲宗服泌藥，日益煩躁，喜怒不常，內官懼非罪見戮，遂為弒逆。大通自雲壽一百五十歲，久得藥力。又有田佐元者，鳳翔虢人，自言有奇術，能變瓦礫為金，白衣授虢縣令。初，柳泌系京兆府，獄吏叱之曰：「何苦作此虛矯？」泌曰：「吾本無此心，是李道古教我，且雲壽四百歲。」府吏防虞周密，恐其隱化；及解衣就誅，一無變異，但灸灼之瘢痕浹身而已。鎛卒於貶所。

鎛弟鏞，端士也。亦進士擢第，累歷宣歙、鳳翔使府從事，入為殿中侍御史，轉比部員外郎、河南縣令、都官郎中、河南少尹。時鎛為宰相，領度支，恩寵殊異。鏞惡其太盛，每弟兄宴語，即極言之，鎛頗不悅。乃求為分司，除右庶子。及鎛獲罪，朝廷素知鏞有先見之明，不之罪，征為國子祭酒，改太子賓客、秘書監。開成初，除太子少保分司，卒年四十九。鏞能文，尤工詩什，樂道自怡，不屑世務，當時名士皆與之交。有集十八卷，著《性言》十四篇。

【贊】

史臣曰：奸邪害正，自古有之；而矯誕無忌，妒賢傷善，未有如延齡、皇甫之甚也。臣每讀陸丞相論延齡疏，未嘗不泣下沾衿，其守正效忠，為宗社大計，非端士益友，安能感激犯難如此？異哉德宗之為人主也，忠良不用，讒慝是崇，乃至身播國屯，幾將覆滅，尚獨保延齡之是，不悟盧杞之非，悲夫！執誼、叔文，乘時多僻，而欲斡運六合，斟酌萬幾；劉、柳諸生，逐臭市利，何狂妄之甚也！章武雄材睿斷，翦削厲階；洎逐群、度而相異、鎛，蓋季年之妖惑也，夫何言哉！

贊曰：貞元之風，好佞惡忠。齡、鎛害善，為國蠹蟲。裴、陸獻替，嫉惡如風。天聽匪諶，吾道斯窮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